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萨特

唐大新 编著



海南出版社

97.
TPX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萨特

唐大新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5—3/K · 38

定 价：（全套 90 本）358.00 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1. 童年	(3)
2. 读书	(9)
3. 写作	(24)
4. 存在主义	(41)
5. 政治旅行	(53)
6. 诀别	(90)

前 言

让·保罗·萨特 (Jean paul—sartre 1905~1980) 是当代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整个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位伟大旗手。如果我们从一种学说对社会、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样一个角度来估价此种学说的价值的话，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完全有资格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一席崇高的地位。并且，萨特对于人类存在，人类的境遇，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剖析与阐释，也足以使他无愧于伟大思想家的称号。

萨特写了大量的文学、哲学著作，用以解剖人类的内部和外部世界，宣扬他的思想观点。他从 9 岁就开始走上写作生涯，一直到终身。先后发表的作品有小说《病态的天使》、《呕吐》、《幻觉》、《墙》、《自由之路》；长篇论文《自我的超越》、《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剧作《无路可通》、《苍蝇》、《没有葬礼的死者》、《可敬的妓女》、《污手》、《魔鬼与神》；哲学力作《存在与虚无》，以及文学批评《波特莱尔》等著作。

萨特先生以“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

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获得 1964 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这位荣誉得主已经表示不愿接受诺贝尔奖，引起了世人的是非议论。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诺贝尔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另外，萨特同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那种新颖、奇特的爱情，无疑可称为本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伴侣。他们的爱情观念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益呢？这个问题让读者们自己去体会吧！

1. 童 年

1850 年期间，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有一位姓萨特的乡村医生与一位来自佩里格尔丹的富豪的千金——玛格丽特·夏伏瓦结婚，萨特大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婚前他岳父许诺说，只要萨特大夫娶了他的女儿，就将一半财产分给他。婚后的第三天，萨特大夫得知他岳父竟是个分文不值的破产的家伙。因此他对岳父的行为感到万分愤慨，一怒之下，从此他 40 年没有同妻子说过一句话。

在饭桌上他用手势来向妻子表达意思，结果他的妻子称他为“我的寄宿生”。然而他们却同床共寝十分相爱。萨特大夫并时常使她怀孕。结果，生下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即：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和埃莱娜。

这三个孩子都沉默寡言。埃莱娜出嫁得很晚，她丈夫是一位骑兵军官，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约瑟夫在佐维夫服兵役，退伍后，由于父亲的一声不吭和母亲的大喊大叫，使他染上了口吃的毛病，为此他终生都在为说话而努力；让·巴蒂斯从小很想看大海，为了去看大海他考上了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海军少尉派往印度支那。

自 1897 年起，法国就管理着集中有柬埔寨、老挝、越南

的印度支那联盟。当时的总督保尔·杜梅不得不几次派兵干预，以平息印度支那联盟的地方叛乱。

在亚洲，法国军队发现了寻欢作乐的鸦片，因此许多官兵离开鸦片就寸步难行。此外，他们还染上了各种热带疾病。让·巴蒂斯特重返印度支那时，因染上了交趾支那的热病而变得十分削瘦。并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萨特大夫与玛格丽特·夏伏瓦结婚的同时，在法国的马孔，有位名叫查尔斯·施威泽的教师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律师的女儿路易斯·吉耶曼结了婚。

婚后，路易斯对施威泽家的喧闹、情欲、热情及其粗鲁和戏剧化的生活感到很憎恨，于是她时常说她头痛，总是喜欢躺在床上。但对查尔斯的感情，却是畏惧的。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她总是退让，但心里极度厌烦。

婚后不久，路易斯得到一位乐于助人的医生的帮助，为她提供一份证明书，这份证明书使她得以免除夫妻间的性生活，并且得到独居一室的权利。

然而，查尔斯出其不意地使她生下了四个孩子。一个夭折的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最大儿子名叫奥格斯·施威泽，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有一份舒适的职业；另外两个儿子叫埃米尔，被视为怪人，是位德语教师，终身未娶。1927年在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支左轮手枪，在他的箱子里还找到一百多双穿孔的短统袜，真让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过的日子。

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儿名叫安娜·玛丽，她天资颖慧，容貌秀美，但家人却对她隐瞒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美丽的女孩是他们无法企图，或不屑一顾的东西。只有侯爵夫人

或妓女才是最合适的。

1904年5月，34岁的让·巴蒂斯特，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威泽。他们彼此相爱，而后便结了婚，当时，安娜·玛丽只有20岁，她年青美貌。婚后，他们决定定居在巴黎。

1905年6月21日，让·保罗·萨特就诞生在十六区米涅尔街与居德·莫泊桑街的拐角上的一幢豪华房屋里。当时，住这样豪华的楼房的都是些战前生活富裕的资产者。

没过几个月以后，萨特父子俩都染上了肠炎，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他的爷爷在蒂维埃行医，对他俩一起进行治疗。结果只救了孙子的性命。儿子却于1905年8月17日病逝了。

丈夫死后，安娜·玛丽不想住在公公家里，不愿再在蒂维埃住宅的那种奇怪气氛中生活。由于她丈夫没有财产自己又没有职业，她决定带着小萨特回娘家同她的双亲住一块儿。

然而，让·巴蒂斯特丢下孤儿寡母独自撒手西归，使施威泽全家人大为不快，认为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

查尔斯·施威泽，是个乐天随和的阿尔萨斯人，他精力充沛，最不能容忍游手好闲的人。他老爱提醒全家人养生长寿。当婀娜多姿的安娜·玛丽怀抱着一个孩子回到娘家时，家中所有的人都对她忧容有加。外祖父本已申请了退休金，这时毫无怨言地回去继续教他的书。这种恩典却使安娜·玛丽感到很沮丧。她在这种无可挑剔的举动背后体会出对她有某种责备之意，因为她的来到使全家的负担加重了。

为了求得宽宥，她任劳任怨，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为父母操持家务，既当护士，又当管家、侍从、仆人，还要忍受一个母亲说不出的烦恼。她的处境很不愉快，如果她在家

里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家人会把她当成一个负担；而若表现得积极一点，人家又会猜疑她是想要独揽治家权。这是两种可怕的罪名，她必须以全部的勇气来避免两种罪名，没过多久，她就被训练成一个尚未成年的闺中秀了。

萨特父亲的去世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的大事，它使母亲安娜·玛丽重入闺笼，却使他得到人生的自由，如何说呢？

在当时法国人的观念里是：天下没有慈父。这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定律。问题出在腐朽的父权上面。生儿育女，这是再好不过的美事了，可一说到教养他们，唉，那可真是活见鬼！儿女天生就得受他们的压迫。幸好萨特的父亲寿数不多，还没有来得急做父亲就命归西天了。从而，萨特一个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玩耍。塞翁失马，祸耶？福耶？

萨特小时候很乖，从来不大哭大闹，也很少大笑，总是安安静静的。记得4岁那年，往果酱里掺盐时被大人捉住了，成为他仅有的一次恶作剧。有一段时间他的右眼上长了一个白斑，它后来使萨特成了半个盲人。不过当时还不太明显。母亲和别人都说他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蛋是粉红色的，满头金黄色的卷发；表情好像满怀善意的尊敬；有时他把头抬得高高的，做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非常可爱。母亲为他拍了许多照片。

外祖父留着圣父那样的胡须，怀着圣子那样的神圣的爱心，经常慈爱地抚摸着萨特的头，用他那亲切而颤抖的声音叫他做“小东西”。每当此时，他那冷静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人们大惑不解地惊叫“那个小淘气简直使他发疯了！”他把萨特当作上帝的一种恩赐，一种不求回报但随时都可以收回的赠予。

施威泽一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雇佣了一个厨娘、一个女仆，在默东还雇了一个园丁。他们家讲两国语言，即法语和德语。萨特在学法语的同时也学德语。他的学习由外祖父直接指导，母亲则负责安排他的消遣，每天，她都领他去卢森堡公园、马戏场和戏院，还领他去看喜爱的影片。

由于来自家庭的宠爱和维护，萨特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快乐，因为没有父亲的压迫和严酷的家训，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力，该实行什么义务。他只有一条原则：去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外祖父的大度支持和维护，母亲对他的无私奉献，使他坦诚、豁达，并且像姑娘一样可爱。

唯一让他不安的是他的外祖母，她并不喜爱这个淘气的小家伙。她把萨特看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因为萨特有时候开一些过火的幼稚的玩笑。于是她公开同萨特过意不去。此刻的查尔斯是不会放过表现她的弱点的机会。他站在外孙的一边反对妻子的行为，常常使路易斯怒不可遏，并气冲冲回到房间把自己反锁起来，好长时间与查尔斯不说话，萨特更是觉得自己充满伟大权力。

安娜·玛丽生怕母亲积怨加深，因而把过错推到父亲的头上，这时查尔斯满不在乎，耸耸肩便回他的房间去了。最后，她只得恳求萨特去向外祖母道歉，请求她的原谅。小萨特对自己的权威越发感到欣慰，像天使长圣米迦勒打败了魔鬼的感觉一样。最终，他还是会答应母亲去随便道个歉的。

后来，有人建议他叫外祖母“梅米”，称一家之主的外祖父为“卡尔”。“卡尔梅米”成了他们之间的代名词，听起来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动人。通过“卡尔梅米”一词，他们的家庭又重新回到亲密无间之中。

1911年，施威泽一家离开麦丹搬到巴黎的勒戈弗街1号。查尔斯那时不得不退了休，因年势已高。为了养活全家，他创办了“现代语言学院”。学院以面对面的授课形式教授法语，学生主要是那些在巴黎短期逗留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当时，德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但他们的学费很可观。可以说，他们的敌人养活了他们，那时候萨特只有6岁。

从那以后，萨特进入了他为之而奋斗终身的读书和写作的生涯。

2. 读 书

萨特在书籍中开始他的生命，最终也在书籍之中结束了他那辉煌的生命。

在没有获得上学的允许以前，萨特对外祖父的书房很感兴趣，那里面到处都是书。但很久没有人去动它们，上面落满了灰尘。直到萨特进到书房的那一年的10月份，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虽然萨特还不识字，也不知道它们是作什么用的。但他却十分尊敬和喜爱那摞在一起像沉重的砖头或铺路的石块、石碑一般的东西。这里成了他的一块小圣地，他在这里可以自得其乐，那些古老而不朽的著作都在那里包围着他，看着他走进这个知识的世界。

本来不灵便的外祖父，可一搬弄起那些书来，他便灵巧得像一个司仪牧师，他的那些经常性的习惯动作，使人觉得在进行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是一种读书的特别习惯。萨特每天都可以目睹，品味着，但却看不明白它的含义。无数次看到他的外祖父漫不经心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转过他的写字台，大步跨进房间，毫不犹豫地取下一本书，好像根本用不着挑选似的，然

后边走边用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翻着书页。直到他回到他的那张椅子上，刚一落座，他便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他所要读的那一页。书页被他翻得哗哗作响。这种仪式使萨特看得入迷。

有好几次，他把那些像盒子一样神秘的书挪近身旁，抚摸它们，他想观察一下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除了书房里有很多书外，在他外祖母的房间里，也有一些平放着的书。那是她从流行书店租的。这些书使他想起新年的糖果：因为那柔软、闪亮的书页纸与糖纸差不多，而且几乎是崭新的。上面记载得都是一些有趣味的神秘故事。

每到星期五，外祖母就要穿戴整齐，打扮一番，出门去换书，临走时说一声：“我去把它们还了。”可回来时，她脱掉帽子和面纱后，把那些书从皮笼里拿出来。可疑的是，还是原来的那几种书样。

她小心地给它们包上书皮，然后从中选出一本，坐在靠窗的安乐椅上，戴上老花镜。一捧起书，她便变得喜怒无常了，有时突然兴奋得大喊大叫；有时突然消沉得唉声叹息。她的脸上有时还会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微笑，这种微笑只有在蒙娜丽莎的嘴角上才可以见到的。

路易斯不断地暗自发笑，这种笑只属于女人。查尔斯也无事可做时，便走进她的房间，站在她面前，却又找不出话说，便站在那儿用手指敲击窗户的玻璃，敲了一会儿后不知还该做什么。于是又转到路易斯跟前，一把抓起她手中的小说。

“查尔斯！”她气愤地大叫，“你会把页码搞乱的！”

查尔斯把书抬得高高地开始阅读，突然，他边用食指弹着手中的书边说：

“我可受不了这种书！”

“可你希望的又是什么呢？”路易斯反问道。

“你翻到中间看看，啊，我真是受不了！”

随后把手中的书往桌上一扔，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走了。

查尔斯还有许多包着褐色封皮的厚皮书，这是他写的教科书。每年他都有一部德语教科书的新版本出版。

假期中，全家人都期待着收到校样。查尔斯更是闲不住的人，他常发脾气消磨时间。他从来不懂如何算经济帐，由于无节制地浪费和炫耀性的慷慨，最后他竟堕落成了一个贪婪的人。

贪婪是80多岁的老人的一种通病，它是孤独无助和怕死的结果，当他接到出版兑汇单时，他把两条手臂举向空中大声喊叫说，他们那些商人在吸他的血；或者跑到妻子的房间里表情冷峻地宣布：

“我的出版商在掠夺我！”

人对人的剥削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假如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将会美好得多。雇主应该根据自己的收获能力，按照被雇佣者的功劳大小，按劳付给报酬，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可恶的出版商要榨取一位令人尊敬善良的知识分子的血。那么，一种文学的价值便成了他们有利可图的东西。

在萨特自命不凡地想拥有书而却不识字的年代里。外祖父到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里去争取报酬，但那是毫无作用的。结果，那些无赖的商人送给了他一套诗人莫里斯·布考尔所著的两卷本《童话故事》。回到家里送给了外孙萨特。

这本《童话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部故事集的缩写

本。专门供儿童和那些仍旧保持着儿童的世界观的成年人阅读的。

萨特非常高兴从此有了自己拥有的书，并且很快开始进行那种像他外祖父那样摆弄书的仪式。他捧着两册书，一边嗅它们，一边抚摸它们，随意“翻到哪页就是要读的那一页”。把它们翻得哗哗直响。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没有办法占有它们，只能努力把它们当作布娃娃似的，摇摇它们，亲亲它们，跟它们说说话。可最终也没有太大的成效。最后，他含着眼泪委屈地把它们送给母亲，让母亲为他讲述书中的故事。

做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非常理解儿子的渴望，并同时尽量地满足他的需要。于是她时常在给他洗澡的时候，讲“仙女们的故事”。只有在给他擦香水或去摸滑落在浴盆里的香皂时才会中断一会儿。

刚开始听头几遍时，他还听得津津有味，但后来由于母亲老讲同一个故事，使萨特听着总是心不在焉，因为太熟悉了。有一段时间，如果有空，母亲用不着干活便和他秘密地独处，一个房间，远远地避开家人。这时，她们整天与诸神、教士、上帝和森林中的仙女们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过着一种弥漫着肥皂泡和香水气味的世俗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母亲劳累过度，所以她讲故事时总是边讲边打瞌睡，常常走神。于是还没有待她说完故事，萨特便把那本故事书从母亲的手里夺过来，夹在腋下，连声谢谢也都没说就走了。

从那以后，他很气愤，并开始嫉妒母亲，决心自己取代她。他拿上一本名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的书走进